

世界上最難的事情，就是將最複雜的東西簡化。這大概是 Steve Jobs 人生哲學的魅力所在，也是導演鄧樹榮所追求的方向。

繼《打轉教室》、《舞·雷雨》與《泰特斯》系列後，一直鑽研簡約風格與形體劇場的鄧樹榮帶來新作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？》，貼身的議題、日常的語言，是借 Steve Jobs，來看當今香港的花花世界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鄧樹榮

借 Steve Jobs 看香港

鄧樹榮說，他一直追蹤 Steve Jobs 的東西，看他的傳記，也喜歡 Apple 的產品。「他有很強的哲學理念，也將做人的哲學放在工作上。很多東西我自己和他好像也有類似，比如崇尚簡約，做事情之前會問自己為甚麼想做；又比如追求質素，也追求創意。」Steve Jobs 是歷史上當之不愧的創新者，鄧樹榮一直想以他為題來做點甚麼。沉澱三年後，他以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？》為劇名，以編作劇場的方式，與幾位年輕演員一起開始了這趟旅程。

沒有現成的劇本，創作由問問題開始。你覺得你會怎麼死？死了之後會怎麼樣？你怎麼看同性戀？你有信仰嗎？甚麼時候你會背棄信仰？大家一起誠實地分享看法，然後進行即興表演，最後在大量的材料中選取可供發揮的題材，最終形成一個有着五個角色與完整戲軌的話劇：四個香港人來到一間瑜伽課室，神秘的瑜伽老師卻遲遲沒有出現。這幾人背景各異、懷揣不同的目的，但都面臨着複雜的人生難題。如果創意爆棚的 Steve Jobs 再世，又會如何解決他們的困境？

我們所面對的大問題

雖然是從 Steve Jobs 出發，演出卻並不是重述他的生平，反而聚焦在當下香港。鄧樹榮稱這次的創作為「議題劇」或「辯證劇」，皆因在劇中加入了許多切時又切身的社會議題，凝聚在舞台上小小瑜伽課室中的，是當下香港的縮影。「不是要告訴你黑是甚麼，白是甚麼，而是羅列議題和一些正反的觀點爭論，然後通過戲劇呈現出來。」劇中所涉及的議題，包括性取向、婚外情、宗教、金錢、靈修等等。

「這些問題很大，但我們正面臨着大問題。這些問題也是現在社會上的困擾所在。」鄧樹榮說，「香港社會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，所以它很多東西做不到，現在產生出來的很多問題，包括政制發展等等其實都是在這個框架中基本上被鎖死了，很難搞。又或者，我們不是政治實體之餘，回歸後某種程度上又不能不依靠內地。在這種狀態下我們要如何自處呢？我們相信自己的價值觀、核心價值和內地仍有一段距離，那如何來尋求

一個共識？這真的不容易。又例如宗教問題，在現在，宗教或者靈修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呢？人如何在靈性上超越自己乃至超越這個物質的世界？另一個是性傾向問題，近年來這個話題很 hit，不能坐視不理。然後還有關於錢的議題，香港有一樣東西是其他地方沒有的，就是可以把補習老師捧成明星！他們年薪可以到 200 至 500 萬。這是很有趣的社會現象。」

劇中角色就根據這些背景來建構。海關職員與電子遊戲設計師是一對夫婦，自女兒 8 歲患腦癌去世後，妻子開始質疑神——「神遺棄了我！」丈夫卻仍然堅信神——「所有的困難都是對我們的考驗。」不愁金錢的表妹是名號響噹噹的補習天后，卻甘心做人二奶。曾經是同性戀的交通督導員發現自己也能接受異性戀，身份貌似尷尬，但從大愛的角度來說，「那又如何？」再加上一個神秘的瑜伽老師，遲遲才上場，引導着學生向着靈修的形而上層面進發……

這真像是對我們當下生活的一次抽絲剝繭的大辯論，其間 Steve Jobs 的人生哲學與工作理念如絲線般不斷穿插，是否能成為台上演員與台下觀眾的「自救寶典」？就要留待各位自行揣摩了。

打破對「形體劇場」的誤解

與鄧樹榮之前的作品相比，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？》似乎不是典型的「形體劇場」，它是一部寫實話劇，具有大量的建基於日常生活之上的語言，也有完整的起承轉合與情節發展。

對鄧樹榮而言，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？》也許正好能打破觀眾對「形體劇場」的一些誤解與迷思。「形體劇場對我來說是一個訓練和創作的過程，而不是一種劇種。因為所有的表演其實都有身體的元素，不同只是你是否在意去琢磨它而已。對我來說，它的結果可能會像《打轉教室》，或是《舞·雷雨》，是完全沒有對白的；也可能會像《泰特斯》，是風格性的戲劇；當

然也可以是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？》，寫實的話劇。」

這次的演員和他已經合作多時，他表示經過這麼久的訓練，他們的表達能力、即興能力與領悟力都強了很多，身體的表達力也好了很多。這次的演出佈景，就是簡單的瑜伽課室，一個「空的空間」，這更加考驗演員的能力，也更能突出他們的特點。「通過形體劇場的訓練後，演員的身體運用始終會有些不同，這要觀眾自己去感受。」



■鄧樹榮

《你為甚麼不是 Steve Jobs？》

時間：4月17日至21日 晚上8時

4月18至21日 下午3時
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

每場演出前30分鐘，鄧樹榮將與各界創意精英於壽臣劇院門外暢談「創意與人生」，嘉賓包括王維基、張翠容、張鐵志、鄭麗莎、黃靖、靳強強等。具體時間與當場嘉賓請參考 <http://tswthetheatre.com/portfolio-index/steve-jobs%E7%BC%9F/>

敢觀舞台

文：小西
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符號面前的身體——談《戰1：0》與《鐵馬》

近日看了兩齣以「身體」為主打的演出，一齣是台灣小劇場導演符宏征的《戰1：0》，另一齣是北京導演田戈兵與香港編劇馮程合作的《鐵馬》。然而，我卻認為在這兩個演出中，並沒有真正的身體，而其中的關鍵在於語言與身體的關係。

我們知道，聲音與身體是演員的主要演出工具。在演出中，演員的聲音與身體可以被理解為一種「解說性」的工具，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「表演性」的工具。與此相應，前者的演出目的主要是「讓觀眾明白演員在做什麼」，或創作者希望借演員的聲音與身體表達些什麼，而後者則透過演員的聲音與身體，呈現人的本體存在。

就此而論，符宏征的《戰1：0》可謂語言蓋過了身體。無疑，《戰1：0》對體育競賽中的運動肢體作出探索，創作意念的確十分有趣。事實上，在演出中段的那一場將職場比喻為乒乓球賽的戲碼中，導演與演員頗能細緻地好玩乒乓球賽中的種種肢體的可能性，由身體節奏、動作流動至整體構圖，不一而足。可惜的是，更多的時候，《戰1：0》只將演員的身體視為符號或喻具，比喻「情場如乒乓球場」、「職場如乒乓球場」等老掉大牙的「人間智慧」。況且，這些所謂的「人間智慧」，有時實在顯得太濫情和淺薄，把人生教訓說得太白，與此同時，也就把原本深邃的身體說白了。

相似地，《鐵馬》也有語言蓋過了身體的傾



■《戰1：0》 攝影：Carmen So



■《鐵馬》 攝影：Keith Hiro

向。雖然，導演田戈兵與編劇馮程都開宗明義地指出，《鐵馬》的起點與重點是演員的身體，但我覺得《鐵馬》並沒有一以貫之、好好的緊緊抓着這條主線，很多時候，演員的身體到頭來還是僅僅淪為創作人傳意的喻體。無疑，相比於《戰1：0》，由於《鐵馬》有中港兩地演員的參與，而他們的身體狀況又那麼不同，《鐵馬》的確對演員的肢體有較多有趣的探索，其中更不乏一些危險而具挑戰性的探索。要知道，由於身體

的不確定性，身體總是比語言危險和有趣，身體總是溢出語言的界限，而語言很多時都像牢籠，讓具挑戰性的東西變得可被理解，危險的變得安全。

平心而論，在《鐵馬》的前半段，當田導着意探索鐵馬前抗爭者的身體狀況，那些具顛覆性的身體與險象環生的身體互動，實在煞是好看。但當《鐵馬》轉向中港矛盾的課題，孕婦的身體本身卻突然消失了，而僅僅淪為創作人的喻具，用以比喻人世的種種「界限」。如此說來，無論是「鐵馬」，還是「界限」，身體在此也不過是創作人的某種人生教誨的喻具。無疑，《鐵馬》比《戰1：0》有更強的身體性，但鋪天蓋地的語言牢籠還是揮之不去，可惜。

黃狄文忍不住要「思纏想後」

見到黃狄文總很開心。印象中的他隨時笑吟吟，不時的鬼馬表情讓人會不自覺想起他早期的作品《男人炒飯》或《歡樂今宵》。也許是因為身上這種天然的戲劇感，他也經常被編舞們安排扮演特別的角色，比如《畸人說夢》中那個手持玫瑰到處獻花的人。

但從《忽然四季》開始，黃狄文好像突然「變」了，作品中的戲劇性慢慢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抽象感，一種更趨簡單與乾淨的肢體表達。之後的《下一秒》、《別有洞天》，他換着方法把玩「肢體」的概念——一下從天空中的雲生出靈感，密佈機關的舞台讓舞者的身影有了撲朔迷離的感覺；一下又把舞者「困在」密室般的舞台上，營造一種肢體動作與情感不斷交纏相融的意境。

這次的《思纏想後》玩得更「過分」，他說自己想回到最初的那個點，把所謂「舞者的身體」這件事好好想個清楚。於是乎，他邀請觀眾潛入人體內部的微觀世界，進入一個「非人世界」。

這讓我想到陳可辛的《武俠》，一記拳頭打過去，鏡頭咻地一轉，看到的是血管怎麼破裂、肌肉如何僵直——瞬間從「江湖」脫出，腦補一回人體科學。

黃狄文卻連那一拳都直接忽略，直接進入微觀世界。「這次講的是『關係』，但不是人際關係，而是從自己內出發——跳了那麼多年舞，好像很少認真地去看待自己的身體呢。」開始創作前，他也曾想過由科學的角度入手。上網翻查資料，被無數專業名詞和概念狂轟亂炸後終於放棄，「反而偏向於去想怎麼用編舞來呈現身體的各種反應？比如血壓改變的時候會有甚麼影響？高血壓的時候人可能比較亢奮，低血壓的時候可能比較沉靜。當身體受傷的時候，我們的小血小板怎麼去修復傷口？病的時候白血球又怎麼抵抗外來

的東西？想把這些都放進作品中。」

於是鋪陳在舞台上的，就是一個顯微鏡下的另類世界。切過舞台的紅繩就好像人的血管血液，舞者與長短不一的繩子互動，如同不同的細胞在變化運作。黃狄文說，自己好像戴上了濾鏡去看世界，發現了新奇的景象。「但我始終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排演時，雖然在音樂中不會有那麼澎湃的感情，但也難免有情緒的起伏在其中。」他找來沈樂民打造音樂，用電子化的樂感營造「非人世界」，又找來著名服裝設計師陳刀操刀服裝及佈景，力圖帶觀眾進入這個美妙新奇的「community」。

跳舞這麼多年，黃狄文深知舞蹈的自由與多元，觀眾可以從任意角度去解讀，創作者也有着廣闊的空間。「身體本身已經是一件很漂亮的藝術品。」他說，這些年來，自己對舞蹈的追求也發生了變化，越來越想要返璞歸真。回憶當時做《別有洞天》，也與這想法有關。「當時，部分靈感來自坂本龍一，他之前出了一個純鋼琴集，概念是，現在很多人的創作都依靠很多科技，作品總有很多五花八門的東西，那其實是一個複雜的世界。他強調本身單一的東西存在的味道也可以涵蓋很大的世界，這影響到我。我們經常看到很多編舞用了很多科技、各種mix-media來創作，繪畫啊、影像啊……何不返璞歸真到最原始的地方，去看『人』這一個有血有肉的身體，來做一個舞蹈出來呢？我現在就很堅持，也很有興趣去不斷發掘身體的可能性。」

《別有洞天》嘗試情感與肢體的融合，這次的《思纏想後》則連情感都抽離，呈現一個另類世界。「我到現在仍然戰戰兢兢，在一個這麼冷、這麼理性的空間中，會有甚麼東西投射到觀眾的情緒中呢？」黃狄文說。



精彩放送

另類教育劇場《1894 香港鼠疫》

害怕恐懼、強人所難、無休無止、失去秩序、死了就死了……到底哪一種情緒才是人類面對大型疫症時心底最深沉的呼喊？我們目前所知曉的關於鼠疫的印象、知識、想法從何而來，專家學者所言絕對是正確的嗎？劇目中演員們所飾演的究竟是被隔離的病人還是貧困的華人？是醫生還是有權有勢的上層階級？是有益的細菌還是致命的病毒？《1894 香港鼠疫》教育劇場計劃通過前置戲劇工作坊、博物館劇場、跨媒體展覽等方式向高中學生拋出一個又一個書本中不常見的問題，企圖引導當下的中學生去了解近代公共衛生及醫學發展的歷程；重新認識香港本土歷史；深入思考人與疫之間的關係。

鼠疫是一種烈性傳染病，十九世紀，因病死亡率極高所以令人聞風喪膽。1894 年鼠疫在香港全面爆發，導致兩千人以上喪生，是香港開埠甚至有記錄至今最多人死亡的瘟疫。衛生局為了有效控制病情蔓延，採取了包括逐戶搜尋、消毒、隔離等措施。但由於此後鼠疫依然困擾香港政府及市民，因此在一所細菌檢驗所於 1905 年成立了。它就是現在的香港醫學博物館。該劇導演張潔盈告訴記者，香港醫學博物館作為香港古蹟之一有着極為濃厚的歷史感，在其中表演劇目能讓觀眾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。

張潔盈以及其團隊非常重視「感同身受」，因此他們不但在表演場地的選擇上頗費心思，在演出形式與內容設計上也下足功夫。《1894 香港鼠疫》是一齣不設座位的話劇，所有觀眾與演員均身處同一空間，演員們就在你的身邊做造型、念對白甚至會突然撥開人群與你對視。你踩着的地板上散落着無數的報章雜誌，你嗅着的空氣中瀰漫着類似煙火混雜消毒水的詭異氣息，你的指尖可以觸摸這棟建築的溫度。在這場演出中你所有的身體感官都會被調動起來去感受與演員、與歷史、與時間的距離。或許這也是一種不錯的古跡活化？

該劇將化名《異·常》於 4 月 26 日及 27 面向公眾上演。

文：趙倩 圖片：由主辦方提供



■後置工作坊中同學們在討論。